

思维理论、文学认知研究与十八世纪英国小说: 尊希恩的认知叙事学*

惠海峰

(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4)

摘要: 美国认知叙事学家丽莎·尊希恩将“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这类三层认知嵌套(nested mental states)运用到文学批评中,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她将认知嵌套作为一个工具视角,探讨了作为叙事技巧的认知嵌套的历史性和文类性,以及认知嵌套如何参与意识形态话语和人物身份建构。本文梳理了尊希恩的研究思路和内在逻辑,并尝试厘清其中一些混淆之处:叙事文本的多层认知嵌套有不同的起因,按认知主体可以分为叙述者的多层认知嵌套和人物的多层认知嵌套。尊希恩将所有小说都归为一类,并判断自奥斯丁开始大多数小说都常态工作于三层认知嵌套,这一做法可能过于笼统。更重要的是,认知嵌套还与文类密切相关,因此我们不应假定所有虚构作品都具有相似的认知嵌套模式,而应在充分考虑文类规约的基础上将之与小说主题有机联系起来。

关键词: 认知叙事学; 多重认知嵌套; 文类

DOI:10.13458/j.cnki.flatt.004659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038(2020)01-0129-09

1. 引言

作为后经典叙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知叙事学在近些年取得了蓬勃的发展。相比之下,女性主义叙事学和修辞叙事学有着比较统一的理论资源和切入点,而认知叙事学仍可细分,这是因为认知科学本身就是一个集合式概念,叙事学家从中借鉴的理论资源各有不同,发展中的认知叙事学也就有着不同的切入点和理论框架。在这些支流中,美国肯塔基大学讲席教授丽莎·尊希恩以认知科学的思维理论为出发点,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

思维理论(Theory of Mind),又称为“读心”(mind-reading),有时也称为他感(即对他人想法的感知),认知心理学家用其来描述我们对他人的行为的猜测,将其解释为对应的想法、感情、信念、欲望等思维活动(Zunshine 2003: 271)。例如“露西伸手去拿巧克力,因为她想吃些零食了。”前半句是对露西这个人物的行为的外部描述,后半句则是叙述者对露西的内在思想活动的解释。这个叙述者可能是一个全知叙述者,他可以自由进入任何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情况下他只是在报导人物的内心而不存在猜测。但他也可能是一个有限叙述者,那么在这里他是根据露西的行为对其动机进行推测。也就是说,前者是描述客观事实,后者却是猜测,是一种思维理论活动的实例。人的大脑根据他人的行为阐释其思

*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西方叙事学前沿理论的翻译与研究”(项目编号: 17ZDA28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惠海峰,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 叙事理论。作者邮箱: huihf@hust.edu.cn

想活动的的能力是人类得以社交的前提。正是因为有了他感的能力,我们得以揣摩他人的想法,据此调节自身的行为和下一步的话语输出,达到与他人交往的目的。例如,我们在交谈中总是持续关注他人的面部表情。如果发现了一个皱眉的动作,我们很快会揣测,他是否对我有意见,或是对自己说话的内容有什么不满。这种机能的丧失将严重影响一个人的交往能力,例如自闭症患者,他们的读心行为往往受到了损害,无法与其他人正常交流(Zunshine 2006: 276)。尊希恩反复强调,大脑中的读心活动是不加选择的,无时不刻的,不知满足的(Zunshine 2008: 68)。无论与他人交往还是独处,读心活动时刻在进行。我们既可以在实时猜测其他人的想法,也可以在独处时回顾和反思交往的经历。这一思维活动还可以在阅读虚构作品时发生。换言之,读心并不区分是针对真实人物还是对于虚构人物,这正是尊希恩提出阅读小说有利于提增强人的理解能力和发展词汇的理论前提之一。她认为阅读小说过程可以训练读者的读心能力,增强其社交能力、理解能力和词汇能力(詹塞恩, 2016: 7)。

2. 尊希恩的认知叙事学研究

思维理论研究的是我们对其他人思维的感知和处理。尊希恩指出,思维理论对于文学研究的第一个意义就是它使文学成为可能。我们之所以能够将印刷于纸张上的文字阐释并建构为文学,正是得益于我们能够赋予人物以想法、情感和欲望,并积极从文本中寻找线索,对人物的下一步行为展开预测。小说尤为如此:阅读小说能够很好地满足并训练我们的读心机能,强化我们的读心能力,让我们在社会交往中更加游刃有余(Zunshine, 2006: 10)。简言之,尊希恩认为,阅读小说有着很丰厚的认知回报:它刺激并发展了我们的想象能力,使我们得以尝试通过他人的视角看世界(Zunshine 2006: 15)。尊希恩将思维理论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尤其是对多层认知嵌套在小说中的作用展开了深入分析。尽管思维理论只是认知科学众多分支中的一种,但她在为《牛津文学认知研究手册》所撰写的序言中对文学认知研究的概括是相当有意义的。她认为文学认知研究尽管在认知科学和文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但这一组合式名词是有重点的:文学认知研究的重点是文学研究,对认知科学的借用是批判性、实用性的,而非要使文学研究成为科学研究的分支(Zunshine, 2015b: 2)。这一认识应该成为我们开展文学认知研究的起点。科学研究和人文研究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前者具有很强的规则性,其目的是总结出一套适用于万物的抽象规则,其结论应该是普适性的,可重复的,与试验者无关。而人文研究尽管也有着诗学的任务,但不应该被规则性和普适性所束缚。尤其是在文学研究领域,不同作家作品之间的区别比他们之间的共同性有时更有意义。认知叙事学家艾伦·帕尔默提出“我们要研究小说人物行为背后的意识网络(mental network),并不是为了要抹杀小说之间不可否认的区别……这么做简直就是在说《尤利西斯》和《达芬奇密码》是差不多的,因为两者都用了26个字母”(转自 Zunshine 2011: 349)。尊希恩也认为,思维理论并不抹杀小说之间的区别,反倒是可以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区别提供一个全新视角(转自 Zunshine 2011: 350)。

尊希恩进一步指出,有必要区分文学认知研究和文学达尔文主义,尽管两者都相当程

度地借鉴了认知科学,但它们关于文学研究的地位的看法是南辕北辙的。文学达尔文主义者完全投向科学的阵营,努力使文学研究变成科学的一个分支,忽略了文学作品的差异性、文化性和历史性。他们也无视文学理论在过去的50年内所取得的成果和形成的批评传统(Zunshine 2015a: 2)。相比之下,文学认知研究者致力于如何通过借鉴最新的认知科学成果来丰富已有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尊希恩不止一次提到过,她很乐于看到通过认知角度对文学作品做出的阐释与已有的文学批评观点一致,因为这恰恰说明了文学认知研究的可行性和正确性,以及对已有文学研究方法的互补性(Zunshine 2015a: 4)。

思维理论可以发展出嵌套式结构。“A知道B知道某事”属于两层认知嵌套,“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则为三层认知嵌套。尊希恩发现,现代小说中三层认知嵌套大量出现,可以说是它的一个认知标志。但仅仅数出小说叙事中存在多少层认知嵌套并非尊希恩的论点指向,这只是一个起点。她真正感兴趣的是,文学史上是否存在小说的认知嵌套层数在整体上增加了一层的时期,这背后应该有相应的社会文化原因,包括印刷出版、作家个人生平际遇、愿意尝试新文体风格的读者等等(Zunshine 2007: 280)。她将这一文学史上的划时代变化定位到奥斯丁身上,提出奥斯丁以前的作家几乎不存在三层或更高层认知嵌套,而奥斯丁是第一位持续试验和使用三层或更高层认知嵌套的作家。她进一步发现,奥斯丁之前的作家其实也尝试过两层以上的认知嵌套文体,尤其是感伤主义的作家。但为了不让小说文本变得过于拗口难懂,他们没有采用“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这类简单叠加的句子,而是采用了“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这样的句子(Zunshine 2007: 284)。虽然层数比同义的“你知道我知道”要多出两层,看似拗口,但其实是人物在反思自我的感知状态而额外带来了两层的认知嵌套加成,其基本意思并没有太大改变,因此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这句话可以断句为“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这一带有元认知意味的句子。尊希恩认为,感伤主义的这种文风会使人物会显得过于以自我为中心(greedy self-consciousness),过于在乎甚至迷恋自我的想法,这正是奥斯丁所不喜欢的,因此奥斯丁有意抛开了感伤主义的这一传统,转而探索新的认知嵌套模式。尊希恩指出,社会大众的阅读方式一旦定型,作家会有意或无意地不断创新来打破已有的这些文体和认知成规,尝试新的小说创作技巧。奥斯丁之后,三层认知嵌套逐渐成为小说的常态模式(Zunshine 2007: 28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知嵌套可以成为我们分析的一个工具视角,帮助我们区分并理解作家的创新之处,以及小说创作传统的整体性变化。尊希恩认为奥斯丁可以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标志:从她开始,小说常态(baseline)在三层认知嵌套工作。而此前的小说要么是接近三层,但还差一步;或者偶尔进入三层,但并非是常态(Zunshine 2007: 284)。

与其他认知叙事学家不太一样的是,尊希恩的研究不是致力于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而是专注于认知嵌套在文学文本乃至更广阔的应用场景的阐释可能。虽然最典型的三层认知嵌套完全可以简化成“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这短短九个字的句子,但尊希恩的独到之处在于她将认知嵌套作为一个工具视角探讨了作为叙事技巧的认知嵌套的历史性和文类性,以及在意识形态话语和人物身份建构中的作用。

3. 对尊希恩的认知叙事研究观点的商榷

笔者认为,尊希恩以思维理论为工具的文学认知研究有两大创新点。一是她对“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这类认知陈述类型的叙事意义的深度挖掘,最终发展出一系列以认知嵌套为切入点的文学认知研究,与赫尔曼的建构故事世界、莫妮卡·弗鲁德尼克的普适认知,以及艾伦·帕尔默的到社会心理并列,成为认知叙事学的重要分支。二是她提出奥斯丁的三层认知嵌套的文学史划时代意义:奥斯丁是系统性、持续性地使用这一叙事技巧的第一人,并为多位后世小说家所继承,从而在文学史上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奥斯丁在小说史上的巅峰地位早已确立无疑,然而,像尊希恩这样从更具操作性和客观性的话语形式的角度区分其划时代意义无疑是相当激动人心的一项壮举。

然而,笔者也认为,尊希恩在对前奥斯丁时代的英国小说的认知嵌套模式的论断过于绝对化。一方面,在奥斯丁之前不是没有持续性使用三层认知嵌套的小说家,如《汤姆·琼斯》中就出现了大量三层认知嵌套,因此尊希恩关于三层认知嵌套的文学史断代的论点仍有待商榷。笔者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尊希恩的批评实践包含了一个未曾明言的假设,她认为小说文本中的三层认知嵌套现象都是作者有意为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创作技巧的高明之处。正是基于这点假设,她论断奥斯丁对三层认知嵌套的使用是当时的一大创举,此前的小说家虽然在进行文学创新时已经距此很近了,却没有迈出最后的一步。而感伤主义虽然成功地将二层认知嵌套往上推了两层,但采取的方法却是利用人物本身的自我感知进行叠加,容易给读者带来一种沾沾自喜、自恋式感觉,这点为奥斯丁不喜,因此她另辟蹊径,终于发展出自己的叙事技巧。笔者认为,应该注意文本包含的三层认知嵌套现象有两种可能来源,一是如尊希恩所探讨的,具有创新性的小说家不断探索新的小说叙事技巧,不断挑战读者的传统阅读认知习惯,因此这类三层以上认知嵌套现象是小说家探索创作技巧的结果。但也不能忽视还有另一个来源,即小说的表征功能,这是小说模仿现实生活现象的结果。恰如尊希恩在梳理思维理论时所强调的,思维理论是人类认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交能力的基础。换言之,思维理论在生活中是无时不刻不在进行的,而高层思维理论(higher order of theory of mind)在生活中虽不算太常见,但也不乏其例,是我们正常生活经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这样的句子,虽然大家不会天天说,但对其表达的意思却绝不陌生。因此,小说在描写虚构世界的生活场景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人物的三层认知嵌套状态。对其的描写是情节发展自身的惯性使然,与小说家的写作技巧高下无关。否则岂不是意味着,虽然三层认知嵌套在生活中总会偶尔出现,而小说史在发展到有作家掌握这一技巧之前(例如尊希恩所确定的奥斯丁时代),小说中却从来不会出现这类现象?尊希恩将小说中的三层认知嵌套全部归结到作家的创作技巧上,其实就是假定了一段历史时期小说中三层认知嵌套的真空,而这正是下文对《汤姆·琼斯》的分析所试图反驳的。

另一方面,其他十八世纪英国小说之所以没有或少有三层认知嵌套,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不在作家的创新意识和能力的问题,更多是出于文类的原因。尊希恩也曾指出,认知嵌套在不同文类中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在(现当代)小说中常态为三层认知嵌套,在新闻中

是两层,而在科学文本中则为零层(Zunshine 2015a:178)。这表明她其实认识到了文类规约对于认知嵌套的影响。笔者认为,将所有小说都归为一类,进而断定它们都常态工作在三层认知嵌套的做法过于笼统,应该考虑小说的不同文类对认知嵌套有着不同的规约,例如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的认知嵌套就存在明显的不同。因此,十八世纪的其他小说,例如《鲁宾逊漂流记》和《格列佛游记》,之所以没有大量出现三层认知嵌套,更多的是其文类规约和整体叙事策略决定的,而并非是因为小说家本人无法挑战和突破小说创作传统。而与《傲慢与偏见》同为异故事叙述的《汤姆·琼斯》却包含了大量的三层认知嵌套。

《汤姆·琼斯》中的三层(或更高)认知嵌套按照认知主体可以分为叙述者的三层认知嵌套和人物的三层认知嵌套。前者属于作家的叙事技巧范畴,即作家在不同的叙述方式可能性中选择了三层认知嵌套方式来讲故事,而不是更低层次的认知嵌套,这也是尊希恩所一贯分析的文本现象。而后者既可以是作家的刻意选择结果,属于创作技巧范畴,也可能是情节推动的惯性使然,来源于小说的表征功能,即在作品中已经确立的虚构世界的一般法则下,情节受可能性的惯性推动而发展出包含三层认知嵌套的场景。作家对小说虚构世界并非拥有任意支配权,而是受到虚构世界运行一般规律的支配。例如,小说人物虽为虚构,但在虚构世界中也需要吃饭喝水,也有生老病死(除非另有设定),在与他人对话中也同样存在沟通交流的需要,遵从普遍的对话原则。

人物的三层认知嵌套可以由叙述者来揭示,例如塾师在对奥尔华绥先生讲汤姆的坏话之后,叙述者说:

斯奎尔这番话确实已深深打入他的心中,塾师也清清楚楚地看出自己的话引起了对方的不安。不过奥尔华绥先生不肯承认这一点,他只是随口搭讪了几句,就把话题引到旁的事上去。(菲尔丁 2008:183)^①

塾师说汤姆对黑乔治一家的接济是假仁假义,是为了败坏黑乔治的女儿。这番话引起了奥尔华绥先生的不安。在完整的对话场景中,塾师注意到自己的话对对方产生了效果。这里包含了三层认知嵌套:塾师看到[自己(说汤姆假仁假义)的话引起了奥尔华绥先生的不安]。第一层认知状态是塾师说汤姆假仁假义。“说”这个词表示的虽然是言语动作,但是表明了人的思想,包含了主观判断,属于认知状态。第二层是塾师的话引起了奥尔华绥先生的不安,认知主体是奥尔华绥先生。第三层是塾师看到奥尔华绥先生的不安,是他在对话交流中对自己先前的话语效果的审视和判断。塾师对汤姆一向是抱有偏见的,不放弃任何机会在奥尔华绥先生面前说他的坏话,因此他对自己努力的效果也十分关注,密切留意奥尔华绥先生的反应。这里对塾师的三层认知嵌套的描写刻画出小说中一系列的反面人物对汤姆不遗余力的打击和抹黑。在小说结局对汤姆身世的大扭转之前,读者的阅读心情正是由这些反面人物对汤姆的打击所产生的逆境的起起伏伏所推动的,而非平铺直叙地让汤姆戴上主角光环。因此,三层认知嵌套有效地刻画出塾师的人物心理,并使读者的阅读心理变得紧张,预示了接下来要发生的对汤姆不利的东西。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三层认知嵌套更多地是情节的惯性推动而自然发生的场景,小说先前关于人物的性格预设决定了这种情况必然在这个或那个时刻发生,是作家顺应情节发展描绘虚构世界的可能性的

结果,而非刻意的叙事技巧。

小说中也不乏更高层次的认知嵌套的例子,例如琼斯在为了救苏菲亚而折断了胳膊之后曾经与魏斯顿先生有过对话:

说到这里,苏菲亚插了进来,请他父亲听她弹琴——这样的请求他是从来也不会拒绝的。谈话就这么结束了。

在这段谈话进行的时候,苏菲亚的脸上不只一次变了颜色。琼斯何以那么痛恨那匹马,她的看法可能和他父亲不同。这时他的心情显然十分激动。而且琴弹得那么糟。倘若魏斯顿先生不是马上打起瞌睡,他一定会觉察出来的。然而,琼斯是足够清醒的。他不但眼睛看得清楚,耳朵也听得分明。所以他多少有些觉察。再加上以前发生的一些情节,这样,当琼斯对这一切寻思一番之后,便深深相信苏菲亚来温柔的胸怀并不是平静的。(菲尔丁,2008:211)

这里的认知嵌套比上例复杂:琼斯注意到({ 苏菲亚听到 [琼斯与魏斯顿先生争论说他痛恨那匹马] } 之后变了脸色)而深深相信苏菲亚对他有好感。这里达到了四层认知嵌套,相应的动词分别是“注意”、“听到”、“争论”和“痛恨”。认知心理学认为思维理论(认知嵌套能力)是人类社交的前提,具备较高认知嵌套能力的人的社交能力往往也比较高,更善于揣测别人的想法。而在这部小说中,汤姆是一个有些傻乎乎的小伙子,更多的时候他是鲁莽的,冲动的,想不到那么多,也不那么善于察言观色,这样的四层嵌套认知时刻对他来说简直是少有的神来之笔。那么,为什么独独在这时他突然变得善于觉察了呢?因为这里涉及到的正是他的心上人苏菲亚。汤姆身上不乏缺点,甚至有不检点的行为,但他对苏菲亚的情感却是真诚的、不变的。这样难得的四层嵌套认知正好说明了苏菲亚在汤姆心中的特殊地位。

那么,这里的高层认知嵌套到底算是情节的必然性和自治性,还是作者的叙事技巧?诚然,整个小说作品都是作者的虚构之作,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是一切的创作者。然而,如上所述,作者并非对小说的所有方面具备完全的支配权。笔者认为,这个高层认知嵌套的例子既是情节发展的关键部分,但对这个场景的安排是却小说家的精心设计,凸显了汤姆对苏菲亚的一往情深。由此看来,这个提问如果采取两分法是有问题的。本例既是情节发展的惯性使然,同时也体现了作家的创作技巧。

人物的三层认知嵌套还可以出现在人物话语中,例如苏菲亚在和她姑妈争论该不该把她嫁给勋爵时,姑妈说“对于取得我的欢心,你并不怎么在意。可是我也不会因为这种考虑而改变主张。”……“我相信你也晓得我是多么坚决”(菲尔丁,2008:974)。用思维理论来转述就是:苏菲亚的姑妈知道苏菲亚不在意是否能取得她的欢心。这也是典型的三层认知嵌套,考量的是两个女人之前对彼此的看法。显然,姑妈这里用类似于“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这样直截了当的短句来表达自己对苏菲亚的强烈不满:她已经劝说苏菲亚相当长时间了,但后者就是不听。类似的,苏菲亚不久也回嘴道“如果我注定非嫁一个不可的话,那我还宁愿为了讨我爹的欢心而牺牲自己呢!”(菲尔丁,2008:977)这句话可以转述成:我(苏菲亚)知道我愿意牺牲自己的行为会让我爹感到高兴。苏菲亚有意用与姑妈的

话一样的句型,但却更换了第二层的认知主体,即从让姑妈欢心改成了让她爹欢心,有力地回应了姑妈的劝说,表达了自己坚定的决心。两个女人互相用三层认知嵌套来试图说服对方,也许印证了人类社会中比较普遍认同的女性更擅长交流沟通的说法。对此,姑妈最后只能让步,她嚷道,“苏菲,你晓得我是疼爱你的,所以我什么也不会拒绝你”(菲尔丁,2008:977)。双方基于三层认知嵌套的互相理解恰恰构成了苏菲亚说服姑妈的依仗,可以说,对高层认知嵌套的运用在这里达到了高潮,认知嵌套的话语形式构成了小说内容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男性人物的三层认知嵌套的交流目的大为不同。上例中的苏菲亚和姑妈两人在不断互相理解对方的意思的基础上尝试说服对方,多层认知嵌套体现了双方的意思理解不断深入和递进的过程,也是两人不断斗智斗勇的过程。最终,苏菲亚“就这样借着一些运用得恰到好处的恭维,为自己赢得了些许宁静,至少把这不祥的日子拖延过去了”(菲尔丁,2008:978)。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小说中男性人物包含三层认知嵌套的话语。当奥尔华绥先生盘问道林关于琼斯受人陷害时:“‘不,先生,’道林嚷道,‘我绝不愿意你认为我犯下了教唆人去做伪证的罪过’”(菲尔丁,2008:1045)。虽然嵌套的多层认知主体在道林和奥尔华绥先生之间转换,但这里表现的并不是双方的理解不断加深,也不是反照自己在对方眼中的印象,而是表达道林强烈的意志,是一种申辩式的语气。类似的,奥尔华绥在对魏斯顿先生说话时,这位平时平易近人、很少说重话的绅士说“老街坊,你没有权力坚持要她这么同意”(菲尔丁,2008:1055)。用思维理论来转述就是“我认为你没有权力坚持要苏菲亚同意嫁给汤姆。”这里的三层认知嵌套表达的与其说是一种想法,不如说是一种带有强硬的态度,因为魏斯顿先生也正打算行使父亲的强权来迫使苏菲亚同意此事。值得注意的是,奥尔华绥先生平时是一个平易近人、相当有分寸的绅士,他的话语里极少出现三层认知嵌套,那种递归式的思维方式并不符合他的性格和说话习惯。可见,这部小说中男性人物之间对话的三层认知嵌套表现的并不是理解走向深入,而是体现甚至是强调个人意志/意愿,起到了凸显人物性格特点的作用。

这部小说中还存在认知主体为叙述者的多层认知嵌套,属于作家的创作技巧,即尊希恩所一贯认为的,假定三层认知嵌套都是作家创作技巧的体现。例如,小说的叙述者在故事叙述过程中时常发表评论“这位好女人(德波拉大娘)干这件事究竟是出于她那无止境的好奇心呢,还是为了讨布利非太太的欢心,我且不在这里断言——尽管布利非太太表面上对弃儿很好,暗地里却常骂他”(菲尔丁,2008:59)。可转述为:我(叙述者)不断言德波拉大娘干这件事是因为她好奇还是为了让布利非太太高兴。虽然用的是选择句式,但叙述者的意思很明显倾向于后一个原因。德波拉大娘十分善于见风使舵,揣摩主子们的心思,她做这件事是为了讨布利非太太的欢心。作者使用元话语让叙述者直接告诉读者(虽然文字表面上说“且不在这里断言”,但实际上是断言了),起到了嘲讽德波拉大娘的作用。这里的三层认知嵌套的元话语,其认知主体是叙述者而非小说人物,一方面起到了拉近与读者距离的作用,另一方面凸显出嘲讽意味和点评功能,这都是作者刻意为之的修辞效果。

以上例子说明了尊希恩的研究忽略了小说人物为认知主体时的多层认知嵌套,它们起

源于小说的表征功能,不应视为作家有意创作甚至创新的结果。叙述者为认知主体的多层认知嵌套包含了作者的创作意图,而起源于表征功能的人物为认知主体的多层认知嵌套是人物互动的必然结果。作者如果强行避免三层认知嵌套的出现必然会导致人物话语失真和情节的不可信。因此,笔者认为,探讨认知嵌套与创作技巧之间的关系必须要以区分多层认知嵌套的不同成因为前提。

相比之下,《鲁滨逊漂流记》和《格列佛游记》没有大量出现三层认知嵌套主要是文类规约决定的,不能归因于作者的创作技巧不够成熟。《鲁滨逊漂流记》大部分是鲁滨逊一个人在荒岛上度过的。虽然按照尊希恩的观点,一个人物也可以有多层认知嵌套,但笔者认为,《鲁滨逊漂流记》这部小说存在三个特殊性使得这一说法难以成立。第一,鲁滨逊是中产阶级白手起家的神话代表(惠海峰,2012:229),他几乎完全被理性主义所主导,极少流露出个人情感,就连家庭纽带在他身上也是十分微弱。他对待其他人有一种物化倾向,惯于用金钱和使用价值衡量一切。因此,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部分他与其他人的交往过程中,他极少从他人的话语和反应中反思自身的行为(这是三层认知嵌套最常见的交际功能),这直接导致了他的话语中极少出现多层认知嵌套。第二,这部小说经常在经历性视角和回顾性视角中转换,鲁滨逊的认知嵌套多数发生在用回顾性视角对当时的自己进行评论或反思时。但即便此时,认知嵌套也并非都达到了三层。第三,这部小说被权威学者G·A·Starr称为“精神自传文学”,这是遵循了当时清教徒经常对自身的信仰进行审视和回顾的文类传统。反思是为了检查自己的精神信仰是否正确,而不在于评判自身与他人交往是否得当,因此反思主体是自己,落脚点仍是自身而非他人,这类作品极少有主体反思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印象这样典型的三层认知嵌套模式。

《格列佛游记》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格列佛游历了许多地方,与许多人物进行了对话,但纵观这部小说,三层认知嵌套的情况少有发生。斯威夫特的这部小说既是对《鲁滨逊漂流记》的戏仿,同时也戏仿了当时流行的科学文体,尤其是皇家学会所推崇的科学记录的文体(Patey,1991:813)。格列佛是一个乐于记录所见所闻,但并不具备卓越理解能力的观察者。他只能描述事物表面,而缺乏深层理解的能力。类似的,他与其他人物的交往对话也常停留在浅层的信息交换,而缺乏多层的认知嵌套。在这个意义上,该小说缺乏多层认知嵌套恰恰是小说主题所追求和表现的。

4. 结语

尊希恩以思维理论为切入点的认知叙事学为传统的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它并非是要排斥后者或是取而代之,而是形成互补,提供更加可操作、更具客观形式特点的批评模式。但我们也要注意应该对多层认知嵌套进行必要区分,避免过于绝对化的论断。正如上述分析,叙事文本的多层认知嵌套有不同的起因,按认知主体可以分为叙述者的多层认知嵌套和人物的多层认知嵌套,前者是作者的创作技巧体现,而人物的多层认知嵌套既可能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也可能来源于小说的表征功能,是情节惯性和虚构世界规则使然。更重要的是,认知嵌套又与文类密切相关,因此我们要避免假定所有虚构作品都具有

相似的认知嵌套模式,应该在充分考虑文类规约的基础上将其与小说主题联系起来。有些小说的主题限制了高层认知嵌套的出现,又或者恰恰是低层认知嵌套构成了小说的主题。可见,以思维理论为切入点的认知叙事学绝不仅仅是简单地去数认知嵌套的层数,而是能更密切地和传统批评结合起来并大有可为。

注释:

①对该小说中文版的引用均来自亨利·菲尔丁,《古典与现实的结合: 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萧乾,李从弼译,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下同)。

参考文献:

- [1] Patey, D. 1991. Swift's satire on "Science" and the structure of *Gulliver's Travels* [J]. *ELH* (4): 809 - 39.
- [2] Zunshine, L. 2003. Theory of mind and experimental representations of fictional consciousness [J]. *Narrative* (3): 270 - 91.
- [3] Zunshine, L. 2006. *Why We Read Fiction: Theory of Mind and the Novel* [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4] Zunshine, L. 2007. Why Jane Austen was different and why we may need cognitive science to see it [J]. *Style* (3): 275.
- [5] Zunshine, L. 2008. Theory of mind and fictions of embodied transparency (the "Office") [J]. *Narrative*, (1): 65 - 92.
- [6] Zunshine, L. 2011. Style brings in mental states [J]. *Style* (2): 349 - 56.
- [7] Zunshine, L. 2015a. Approaching Cao Xueqin'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Honglou Meng) from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A]. In L. Zunshine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C]. Oxford: OUP.
- [8] Zunshine, L. 2015b. Introduction [A]. In L. Zunshine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C]. Oxford: OUP.
- [9] 亨利·菲尔丁. 2008. 萧乾,李从弼译. 古典与现实的结合: 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 [M].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 [10] 惠海峰. 2012. 鲁滨孙漂流记的儿童版改编: 每个时代的鲁滨孙 [J]. *外国文学评论* (3): 58 - 67.
- [11] 丽萨·詹塞恩. 2016. 邱小轻译. 虚构作品的秘密生活 [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4): 5 - 11.

ting the fictionality of Ian McEwan's *Atonement* in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unnatural narratology, it argues that fictionality can be fruitfully seen as not only generic property and narrative resources but also narrative effects.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 few tentative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is issu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fictionality; narratology; fictional narrative; nonfictional narrative

On the Relations of Feminist Narratology to Rhetorical, Cognitive and Unnatural Narratologies p. 120. *HU Quansheng*

For contemporary narratologists, one of the great concerns is about what relations feminist narratology has to rhetorical, cognitive and unnatural narratologies. With this in mind, this article, on the basis of a close reading of *Narrative Theory* by Herman et al., examines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among the above narratologie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are bigger or smaller as they are ascribed by the roots to their views on narratology (or narrative) and that feminist narratology is unique in that it has first made narratology the field for women to cry out for being more "unbound".

Key Words: feminist narratology; relations narratology; differences; Similarities

Theory of Mind,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and 18th-century English Fiction: An Exploration of Lisa Zunshine's Cognitive Narratology p. 129. *HUI Hai Feng*

American cognitive narratologist Lisa Zunshine brings three-level nested mental states, typified as "I know that you know that I know", into literary criticism and has been widely noticed by scholars. Applying nested mental states as a perspective, she discusses its historicity and genre issues and how it participates in ideological discourse and characterization. This paper delineates Zunshine's research ideas and inherent logic and at the same time tries to point out some of its confusions. Multiple embedding of mental states in narrative texts has different origins and can be classified into narrator's and character's multiple embedded mental states according to the cognitive agent. It is therefore too absolute for Zunshine to classify all novels into one category and to contend that three-level nested mental states is a baseline in most fictions after Austen. More importantly, the pattern of nested mental stat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generic conventions. Therefore, we should not presuppose that all fictional texts have similar patterns of nested mental states but should connect them to the themes in novels after carefully considering generic conventions.

Key Words: cognitive narratology; multiple nested mental states; genre

Unnatural Narratology: A New Narrative Research Paradigm Calling for Clarification p. 138. *LI Yafei*

The emergence and rise of unnatural narratology as a sub-strand of western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has been a noticeable phenomenon in the Western narrative studies academia during the past decade. However, the rapid expansion of unnatural narratology in the context of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goes in parallel with the constant questioning of unnatural narratology's legitimacy as a budding narrative research paradigm. Scholars not only question the validity of "anti-mimetic narrative" but also criticize the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unnatural narratologists in terms of relevant concepts and research methods. This article, through delineating the critical trajectory of related issues, suggests that "antimimetic narrative" opens new spaces for narrative studies. In addition, the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unnatural narratologists do not constitute conflicts; instead, they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present concerted impetus for the growth of unnatural narratology.

Key Words: unnatural narratology; antimimetic; impossibility

